

双字格合成动词构词模式探略

*An approach to the word forma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double-character composite words*

王 铭 宇

The word forma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especially of compound verb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e various. As to which patterns are generative and which are not, there is no unified opinion. The ques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formation pattern and part of speech of words is more complex.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with an exhaustive statistical method, this thesis analyzes in detail and in depth all the double-character compound verbs (from the A-titled to the F-title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Version) (Commercial 1996), an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book. From the analysis, the thesis attempts to give new explanation to some questions that have never been discussed and those that have been discussed but without a reliable conclusion. Therewith, the rules of the formation patterns of compound verbs are disclosed. Moreover, this thesis confirms the word formation patterns that are generative,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generativity and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 formation pattern and the part of speech of words. This study not only clarifies and giv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e complex question, but also bears some significance in regard to its methodology.

0 引言

0.1 动词在汉语中是最富研究意义的一类词。“动词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中最重要课题之一。这是因为，动词比之其他词类，内部最为复杂；动词在句法结构中活动能力最强，大部分词类都要跟它发生一定的组合关系。”¹⁾对动词的研究，学界多集中在其语法属性、语法范畴、语法变化和语法功能诸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²⁾对动词构词模式的研究，已往虽已有学者做过，但是，其观点或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或被学界视作一家之言，远未成定说，故而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众所周知，汉语动词在中古以前多为单音节形式；近古以来，复音节动词才逐步增多，并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复音节动词的构词模式如何？在复音节动词众多的结构模式中，哪一种是最能产的？构词模式与词性的关系怎样？这些都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

0.2 “双音节复合词是复合词中数量最大、最基本的类型，更由于双音节以上的复合词的结

构模式是在双音节复合词的结构方式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弄清了双音节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双音节以上的复合词的结构方式也就不难明了。”³⁾ 与此同理，双音节动词在动词中所占比例最大，弄清了双音节动词的构词方式，双音节以上的动词的构词模式即可悉数了然。因此，本文把双音节动词的构词模式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双音节动词中有一些属连绵性的单纯词，它们是单语素的，且在双音节动词中所占比例很小，⁴⁾ 故而，这类双音节动词不列入本文分析的范围，把它们划出考虑的范围，不会影响我们对双字格动词构词模式的分析研究以及在此一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

本文对《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以下简称《词典》）的一部分条目作了穷尽式的统计分析，范围从《词典》的 A 字头至 F 字头，即从第 1 页至第 399 页，占《词典》总页数近 1/4。虽然我们的分析统计因不是以整部《词典》为对象而带有抽样的性质，但所统计出来的双字格合成动词以及这些动词所呈现出来的结构模式，却可使我们窥见现代汉语双字格合成动词构词模式之一斑。⁵⁾ 在《词典》第 1 页至第 399 页所收全部词语中，双字格动词有 3931 个。在双字格动词中，单纯词有 6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0.15%；合成词有 3880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98.70%。合成性的词在双字格动词中占绝对优势。在合成性双字格动词中，派生词有 13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0.33%；复合词有 3867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98.37%。复合性的词在合成性双字格动词和所统计的全部双字格动词中都占极大的比例。因此，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复合性的双字格动词的构词模式，派生性双字格动词的问题也将被涉及到。

0.3 本文进行统计分析时所遵循的原则如下：

第一，外来词一概不作为本文分析统计的对象。外来词中的日语借词，从来源上看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情况：“①日语利用古汉语中既成的词语意译了从西方学到的新词，只不过涵义有了新的引申。如‘革命、专制’。②日语利用汉语中的两个单音词（现代汉语大都是不成词词素）组合起来意译西方语言的新词。如：a，‘反应、改良’；b，‘抽象、背景’。其中，a 类词的意义大致可以从构成词素原有的意义推知出来，b 类词的意义则与构成词素的意义相差较大。③借自日语中本有的词（不是日语的意译词），不过日语是借用汉字来表示这些词的。如‘见习、取缔’。”⁶⁾ 这些词虽然都是最常用的动词，但因其已经汉化，我们无法很清楚地将每一个日语借词的来源判定下来，因此也就不能准确地将其归入某一种构词模式的类别中。《词典》所收日语借词笔者参照《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一一甄别出来，共有 45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1.14%。日语借词数量不大，把它们排除出去，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以及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第二，凡《词典》标〈方〉的词一概不作为本文分析统计的对象。我们诚然可以说，《词典》虽加〈方〉标记表示它们的方言来源，但既然已为《词典》收入，就应当视为共同语的成员而与不加〈方〉标记的词一律看待并进行分析。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既然《词典》为其加上了〈方〉的标记，那就证明至少在《词典》编者看来它们与普通的词仍存有差别，尚未完全融入共同语中；而且，方言词本身属汉语这个母系统下属的一些子系统，其构词模式自与共同语的词的构词模式

有异，或者说它们特殊的构词模式还未为使用共同语的人们完全熟悉和接纳。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加〈方〉标记的词的构词模式都不能解释，而是说其中的一部分词的构词模式不好遽下结论并将其准确地归入某一类中。为分析的科学计，与其将一部分可分析的加〈方〉的词作出分析而将另一部分难以分析的加〈方〉的词搁置一边，不如暂将全部加〈方〉的词搁置起来，留待它们完全融入共同语之后再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判定一个词是否为动词，笔者主要根据两条原则：a，《词典》释义。单义词自不必说，多义词则只以第一个义项的释义为准，而不考虑其他转义（个别情况例外）；b，入句结果。根据该词在《词典》给出的例句中所呈现的语法功能予以确认。《词典》释义与所给例句或有乖违之处，如“变迁 情况或阶段的变化转移：陵谷变迁 | 人事变迁 | 时代变迁”。“变迁”是动词，用来释义的词语也应该是动词性的，但《词典》的释义用了名词性的词语。应用动词性词语来释义：“〈情况或阶段〉变化转移。”⁷⁾ 遇有情况，我们则根据动词一般不受程度副词“很”“太”等修饰，能受“不”“没”限定或者能带表示支配、关涉对象的成分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判定。

第四，为分析词素组合方式，我们把表动作行为的词素称为“动”词素，把表人、事物、时间、处所名称和抽象概念的词素称为“名”词素；把表人、事物的性状或动作行为状态的词素称为“形”词素；把能从时间、范围、程度、否定、频度、方式方面修饰动作和性状的词素称为“副”词素；把表数量的词素称为“数量”词素；把表方向或相对关系位置的词素称为“方位”词素；把单独使用时作介词的词素称为“介”词素。词素的判定也是根据《词典》对单个词素本身的首项释义，不考虑其他转义。例如：“保温 保持温度，通常指使热不散出去：保温杯”，“温 不冷不热：温带 | 温水。 温度：气温 | 体温。 稍微加热：把酒温一下。 ……”根据判断原则，“温”为“形”词素而不视为“名”词素。

第五，依照各词素在现代汉语中通常理解的意义归类，不必考虑其在古汉语当中的原始意义。例如：“出兵 出动军队（作战）。”“兵 兵器：短兵相接 | 秣马厉兵。 军人；军队：当兵 | 兵种 | 骑兵。 ……”我们采用词素“兵”的现代义“军人；军队”而不考虑其原始意义。但个别情况下却不得不考虑，如：“败北 打败仗（‘北’本来是二人相背的意思，因此军队打败仗背向敌人逃跑叫败北）。”词素“北”就不能被视为“方位”词素，参考其原始意义，“败北”应归入“递续格”中。

1 复合词

1.1 支配格

1.1.0 支配格复合动词数量最大，共有 1483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37.73%。其词素组合有“动+名”“动+动”“动+形”“形+名”“叹+名”“名+名”6 种方式。

1.1.1 动+名

“动+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有 1154 个，约占支配格动词总数的 77.82%。

大多数情况下，“动+名”组合当中的“动”词素支配的动作，“名”词素表动作支配的对象。在后的“名”词素可以是动作的客体，例如：“办事、藏书、打铁、扼腕、分袂”；可以是动作的主体，例如“安身、绷脸、馋嘴、调头、费心”；可以是动作的结果，例如：“成材、成器、得病、付型”；可以是动作支配的时间，例如：“避暑、断七、超期、出九、度假”；还可以是动作发生或涉及到的地方，例如：“踩水、出海、出洋、出关、出场、复位”。我们统计当中有 1115 个词可以归入以上这 5 种情况，其余 39 个词还存有争议，像“打拳”“打围”“洗三”“养伤”这类复合词。李行健（1982）认为它们是动状结构，有可能是古代句法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残留现象。⁸⁾周荐（1991）把它们归入状中逆序格式，认为这些词修饰、限定的词素在后，被修饰、被限定的词素在前。⁹⁾王洪君（1998）则认为这类词在成分排列和整体义方面与述宾结构基本一致而与状中结构完全不同。¹⁰⁾我们在分析时基本上参考王洪君先生的结论，在支配格中分析这些词的词素组合关系。

单词根与单词根结合而成的双字格复合词，其中可以用句法的结构模式加以解释的占绝大多数，即复合词内部结构与短语的内部结构是有可类比性的。¹¹⁾我们根据述宾结构名词性宾语的类比对“动+名”类词再进行以下分类：¹²⁾

“名”表客体：报帐 背债 备案 报警 辟谷 绑票 插秧 闭幕 陈兵 存货 抚琴 放款 补课
导电 除弊 酬宾 扶乩 代笔 仿古 兑奖 打鼓 保命 堵嘴 发榜 封口 定睛
顶缸 拊膺

“名”表主体：抱拳 背气 奔命 绷脸 拌嘴 猜拳 附耳 顶头 放眼 跺脚 打雷 出马

“名”表使动：安身 暴光 曝光 败火 富国 反光 烦人 出苗

“名”表工具：冲喜 打枪 打仗 打拳 奠酒 淬火 斗法

“名”表方式：打围 打伙 藏猫儿 打横儿

“名”表表称：摆款 称霸 拜师 称臣 点将

“名”表结果：拔缝 拔尖 成家 打泡 补花 打苞

“名”表对象：爱国 懋场

“名”表处所：

“名”表地点：出界 登场 出圈 登陆 出家

“名”表所在：败阵 拜堂 打场 翻场

“名”表时间：

“名”表时点：趁势 乘时 报晓 断七 出九

“名”表时段：查夜 熬夜 打春 包月

“名”表度量：包场 编次 断顿 翻番 分群 参半

下面是笔者补充的：

“名”表方位：仇外 出外 到底 殿后 兜底 犯上 封顶 断后

“名”表目的：保值 保膘 超标

“名”表原因：熬刑 抱病 备荒 被难 到案 扶病 防汛 防震

“动+名”类 1154 个动词可全部纳入以上 16 类组合关系当中，其中“名”词素表客体类最占优势，“名”词素表主体类其次。我们从“名”词素表处所类又分出“名”词素表地点小类和“名”词素表所在小类，两者中的“名”词素都指“动”词素后面的处所，但是前者指动作移动的起点或终点（登场——登到场上、出家——从家出去）；后者指动作存在的地方（拜堂——在堂上拜、翻场——在场上翻动）。我们有从“名”词素表时间类中分出“名”词素表时点小类和“名”词素表时段小类，前者指动作发出的时间或有时间性的客观条件（趁势——利用有利的形势、出九——出了数九的日子）；后者指动作发生或持续的时间段（查夜——在夜间查巡、包月——按月计价付款）。

这类中还有一些词是逆序的，即表支配的词素在后，表客体的词素在前，例如：“按验、案验、笔润”。

1.1.2 动+动

“动+动”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有 179 个，约占支配格动词总数的 12.07%。

1.1.2.1 这个组合当中前面的“动”词素表支配，动作性很强，后面的“动”词素本义表示的动作性虽然很强，但在“动+动”组合当中已转化为名词性词素（根据《词典》释义）。例如：

补：修补。漏：东西从孔缝中滴下。补漏：修补漏洞。

创：创造。收：把外面的东西拿到里面。创收：创造收入。

放：送给。定：确定。放定：送订婚礼物。

犯：违犯。禁：禁止。犯禁：违犯禁令。

复：恢复。婚：结婚。复婚：恢复婚姻关系。

从：采取。权：权衡。从权：采用权宜的手段。

分：使整体部分变成几部分或使连在一起的事物离开。流：液体移动；流动。

分流：从干流中分出一股或几股水流注入另外的河流或单独入海。

后面的“动”词素转化为名词性词素有标记“儿”的如：

打晃儿 打鸣儿 逗笑儿 逗乐儿 打挺儿

1.1.2.2 组合当中后面的“动”词素本义表示的动作性仍然很强，在“动+动”组合当中虽然没有转化为名词性词素，但是因为它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其语法属性未变，其意义已经“名物化”，即“动”词素的“述谓义”在意义平面上转化为“名物义”或“事物义”了。¹³⁾例如：

罢教 罢考 罢演 罢战 败诉 布控 补考 报到 报失 备耕 备用 避孕 辩诬
参赛 策应 促销 承租 承乏 承诺 撤防 称贺 成眠 辞行 赐教 吃请 从命

1.1.2.3 组合当中后面的“动”词素表示心理活动某种生理反应。例如：

抱怨 抱恨 吃惊 垂爱 道歉 存疑 答疑 发愤 发疯 发怒 犯忌 犯疑 分忧
负疚 负屈 动怒 避嫌 犯困 充饥

1.1.3 动+形

“动+形”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有148个，约占支配格动词总数的9.98%。

1.1.3.1组合当中的“形”词素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或结果。例如：

吃紧 从简 当真 发呆 发狠 发毛 发蔫 犯浑 抽青 发胖 复明 发绀 发酸
发花

1.1.3.2组合当中的“形”词素表示动作支配的目的。例如：

保健 保鲜 保洁 创新

1.1.3.3在“动+形”组合当中大部分“形”词素由表示人、事物的性状、性质或动作行为的状态转化为表示被它修饰的人、事物或动作行为本身，即转化为名词性词素。例如：

办：办理；处理；料理。公：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办公：办理公务；处理公事。

拨：手脚或棍棒等横者用力，使东西移动。冗：多干的。拨冗：推开繁忙的事物，抽出时间

尝：吃一点儿试试；辨别滋味。鲜：新鲜。尝鲜：吃鲜美的食品。

朝：朝见；朝拜。圣：最崇高的。朝圣：宗教徒朝拜宗教胜地。

乘：用交通工具或牲畜代替步行。凉：温度低；冷。乘凉：热天在凉快透风的地方休息。

摆：说；谈；陈述。好：优点多的。摆好：数说优点长处。

濒：临近；接近。危：危险；不安全。濒危：接近危险的境地。

得：得到。闲：没有事情。得闲：得空儿。

丁：遭逢；碰到。犹：忧愁。丁忧：遭到父母的丧事。

贩：（商人）买卖。私：属于个人的或为了个人的。贩私：贩卖私货。

防：防备。暴：突然而且猛烈。防暴：防止暴力或暴动。

分：分配。肥：含脂肪多。分肥：分取利益。

奋：鼓起劲儿来；振作。勇：勇敢。奋勇：鼓起勇气。

扶：用手支持使人、物或自己不倒。贫：穷。

扶贫：扶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后面的“形”词素转化为名词性词素有标记“儿”的如：

打杂儿 抄近儿

1.1.3.4组合当中的“形”词素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其词素义也“名物化”了。例如：

辟邪 趁便 藏拙 称奇 逞强 出丑 吃苦 垂危 带好 防潮 服老 发傻 发蒙

还有“躲懒”和“帮忙”这两个词从词素组合关系上看应解释为“躲避懒惰”和“帮助忙碌”之义，实际释义是“逃避工作或劳动”和“帮助别人做事”，这说明有的复合词内部的词素序与句法结构中的词序难以进行类比，这类词内部的词素意义关系是由其自身的词汇属性决定的。¹⁴⁾

1.1.4形+名

“形+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有7个，约占支配格动词总数的0.47%。

词类组合中的“形”词素表示支配动作的状态，“名”词素表示被这种状态支配的对象。例如：
短秤 短路 短气 多事 多心 多嘴 多情

组合当中的“形”词素“短”和“多”独立成词时为形容词,分别是“两端之间距离小”义和“数量大”义。进入“形+名”支配格中,两个词素承担的是它们的转义,即转化为动作义词素“缺少”义和“超出原有或应有的数目”义。

1.1.5 名+名

“名+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在我们的统计当中只有一个:醋心,意思是“胃里发酸”。“醋”是“调料用的有酸味的液体”,而“醋心”指的是“就像喝了醋一样使人感到胃里发酸”,“名”词素“醋”在这一组合当中具有了使动义“使发酸”的意义。

1.1.6 叹+名

“叹+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在我们的统计当中只有两个:嗝气、唉酸。组合当中的词素“嗝”独立成词是叹词,“表示不同意或否定”义,进入“叹+名”支配格当中转化为动作义词素,“嗝气”指“胃里的气体从嘴里出来,并发出声音。通称打嗝”;“唉酸”指“胃酸从胃里涌到嘴里”。

1.1.7 支配格复合动词中,“动+名”的词素组合形式占绝对优势,可以用句法结构模式解释的支配格动词额占绝对优势。在“形+名”“名+名”“叹+名”这类组合当中,前面的“形”词素、“名”词素、“叹”词素处于支配的位置,词素义向动作性词素义转化;在“动+动”“动+形”组合当中,后面的“动”词素、“形”词素处于被支配的位置,词素义向名物性词素义转化。

1.2 状中格

1.2.0 状中格复合动词共有 937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23.84%。其词素组合方式有“动+动”“副+动”“形+动”“名+动”“数/量+动”“方位+动”“副+名”7 种方式。状中格复合动词重要动作义的承担者是组合后面的“动”词素,它是整个词的中心意义,前面的“动”词素、“副”词素、“形”词素、“名”词素等都是起对这个动作的修饰和限定作用,即被修饰的词素传达的是主要信息,而修饰性词素传达的是附属信息。

1.2.1 动+动

“动+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 569 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 60.73%。

1.2.1.1 组合当中前面的“动”词素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和方法。例如:

摆渡 唱收 封存 伏击 仿制 吊装 垂钓 漕运 簇居 夺取 讽喻 包抄 搏杀
谗言 编造 附载 俯卧 分享 对唱 萃取 抄用 倒休

1.2.1.2 组合当中前面的“动”词素表示动作进行的状态和程度。例如:

暴怒 矗立 冲杀 侈谈 翻修 贬卖 飞逝 敷设 抽泣 非议 奔泻

1.2.1.3 这一组合当中的一些词用作敬辞时,前面的“动”词素的动作义已弱化,在在组合当中承担的是恭敬义。例如:

拜辞 拜托 烦劳 烦请 奉达 奉告 奉还 奉赠 俯念 俯就 俯允

1.2.2 副+动

“副+动”组合形式状中格动词有 133 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 14.19%。

1.2.2.1 组合当中的“副”词素表否定,“动”词素表被否定的动作。例如:

不成 不了 不支 不忍 不惜 不揣 不恤 别提 别是(莫非是)

1.2.2.2 组合当中的“副”词素是对动作的限定,表示修饰动作的时间、方式、频度、程度、范围,“动”词素表被限定的动作。例如:

常备 彻悟 重议 重复 初创 猝死 迭起 陡变 断言 并用 复核 毕露 白饶
备述 顿悟 独吞 白玩儿

1.2.3 形+动

“形+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123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13.13%。

1.2.3.1 组合当中的“形”词素表示动作的性质状态,“动”词素表被修饰的动作。例如:
长眠 畅叙 沉醉 洞察 恶战 凹陷 草拟 炫耀 疯长 多谢 敦促

1.2.3.2 组合当中的“形”词素表动作进行的方式,“动”词素指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动作。例如:
单传 端量 暗算 反绑 彩扩 反衬 短跑

1.2.4 名+动

“名+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96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10.25%。

1.2.4.1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动作完成所需的工具,“动”词素指凭借这种工具完成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用某工具进行某动作”。例如:

棒喝 笔答 兵谏 粉饰 车裂 法办 臂助 鞭打 驳运

1.2.4.2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比况,用某事物比况动作的性状,“动”词素表被比况的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像某事物一样进行某动作”。例如:

板结 冰释 潮涌 蜂起 波荡 蚕食 鼎力 壁立 辈出 玷辱

1.2.4.3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动作进行的方式方法,“动”词素指用这种方式方法进行的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以某方式方法进行某动作”。例如:

背剪 册封 敕封 电陈 趺坐 齿录 辐辏

1.2.4.4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动作的原因,“动”词素表由这种原因导致的行为和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因某原因做某事”。例如:

病休 仇杀 仇恨 恩赐

1.2.4.5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动作发出或发生的处所,“动”词素表从或在此处所进行的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从或在某地点进行某动作”。例如:

朝见 鼻饲 腹议 殿试 池浴

1.2.4.6 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动作发生的时间,“动”词素表在此时间发生的动作,全词常可解释为“在某时进行某动作”。例如:

春播 冬耕 晨练

1.2.4.7 状中格“名+动”组合形式中的“名”词素可以表动作完成的工具、方式、原因、结果、处所、时间,支配格“动+名”组合当中的“名”词素也是表动作完成的工具、方式、原因、结果、处所、时间,后者很像是前者的逆序结构。从述宾结构短语的整体功能来考察,述宾短语的

突出特点是: ①再上级结构中的功能相当与不及物动词, 即已有一个实指宾语的述宾结构不能再自由地带实指宾语; ②宾语和述语结合关系较紧, 状语和动词的结合关系交松。¹⁵⁾ 我们根据述宾结构和状中结构的这种特点, 对支配格动词和状中格动词进行对比分析。¹⁶⁾ 例如:

偏正结构	述宾结构
N 表工具 笔答卷 粉饰太平	* 打枪出头鸟 * 打仗敌人
N 表性状 冰释前嫌 辈出人材	
N 表结果	* 拔尖这个人 * 拔缝这条裤子
N 表处所 殿试考生 鼻饲食物	* 登陆诺曼底 ¹⁷⁾ * 拜堂新人
N 表方式 璧还此物 电陈事情经过	* 打围他 * 藏猫儿他们
N 表原因 恩赐一件黄马褂 仇杀此人	* 抱病老李 * 防汛士兵
N 表时间 春播稻种 晨练太极拳	* 查夜岗哨 * 打春鞭子

我们看到, 状中格动词结构整体具备带宾语的能力, 而支配格动词却不具备带宾语的能力。除此之外, 用述宾结构特有的鉴别式①V了/过N、②V数量N、③VN不V也可进行变换分析。“这些转换式是述宾结构所独有的, 又是主谓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述补结构所没有的(部分述补结构也用变换式③)”。例如:

偏正结构	述宾结构
N 表工具 * 笔了/过答 * 笔一次答 * 笔答不答	打了/过枪 打一阵枪 打枪不打
N 表结果	拔了/过缝 拔两条缝 拔缝不拔
N 表处所 * 鼻了/过饲 * 鼻两次饲 * 鼻饲不饲	登了/过陆 登三次陆 登陆不登
N 表方式 * 电了/过陈 * 电一次陈 * 电陈不陈	藏过猫儿吗 藏两回猫儿 藏猫儿不藏
N 表原因 * 仇了/过杀 * 仇两次杀 * 仇杀不杀	防过汛 放一回汛 防汛不防
N 表时间 * 春了/过播 * 春一次播 * 春播不播	查了/过夜 查两次夜 查夜不查

虽然有的支配格复合词的凝固程度很高, 其结构难以与自由短语相类比, 如“打围、奠酒、抱病”等词, 但通过以上两种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看出, “名+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与“动+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 “名”词素都表动作的工具、结果、处所、方式、原因、时间, 但二者在结构和语义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构词方式。

1.2.5 数/量+动

“数/量+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 13 个, 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 1.39%。

1.2.5.1 组合当中的“数”词素从数量上修饰动作完成的性状, “动”词素表完成到这种数量程度的动作。例如:

百出 半死 半休 寸断

1.2.5.2 组合当中的“量”词素以计算事物的单位表动作进行的方式方法, “动”词素表支配此种事物的动作。例如:

层报 重叠 堆放 堆积

1.2.6 方位+动

“方位+动”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2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0.21%。“方位”词素表动作发生的方向或位置，“动”词素表在此方向或位置上发生的动作。例如：

侧击 侧重

1.2.7 副+名

“副+名”组合形式的状中格动词有6个，约占状中格动词总数的0.53%。“副”词素在我们统计当中最多的是表否定的“不”。例如：

不齿 不轨 不羁 不力 不意 重圆

1.2.8 “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复合词始终以偏正式为最多，偏正式构词法始终最为能产。”“用双音节合成词的形式代替古汉语中的单音词，在构词法上涉及复合法，又涉及派生法（还有重叠法，很少用），但以复合法为主。复合法中则主要涉及联合式构词法和偏正式构词法两种，而后者尤为重要……现代汉语中以双音节复合词取代古汉语单音词的事例中一半以上是偏正式复合词。”¹⁸⁾但是我们也看到用偏正式构词法产生的词绝大多数是名词，即定中格式居多，例如：在古汉语单音词之前加上一个修饰或限定的成分，如“车轮、头顶、喜鹊、水蛭”；在古汉语单音词之后加上一个大类名，如“蝗虫、槐树、渭河、肝脏、白色”，“窥、睨、眄”之后加“视”而构成“窥视、睨视、眄视”。从我们的统计结果也可看出，状中格复合动词中“动+动”组合形式的词占绝对优势，这与在古汉语单音动词之后加上一个动作大类名构成复合词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偏正式构词法构成名词的能力非常强，构成动词的能力远不如支配式构词法，也不如并列式构词法，因为可用偏正式构词法构成的词来指称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的客观事物要比可用偏正式构词法构成的词来指称的人们的认识、动作、行为丰富繁杂得多。

1.3 并列格

1.3.0 并列格复合动词共有887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22.56%。其词素组合有“动+动”“名+名”“形+形”3种方式。

参看陆志韦先生的《汉语的构词法》，现代汉语中并列式双音节动词还有“形+动”（如“广播”“清理”“稳定”“安慰”）和“动+形”（如“接近”“调整”“修整”“敬重”）两式。在统计当中很难遇到这样的词，像“形+动”组合形式的只有“安抚”“谄熟”；“动+形”组合形式的只有“爱重”“宠幸”。由于这类词数量极少，我们根据《词典》对整个儿词的释义姑且把它们归入“动+动”组合形式当中。

1.3.1 动+动

“动+动”组合形式的并列格动词有815个，约占并列格动词总数的97.84%。

1.3.1.1 组合当中的两个“动”词素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这类词在“动+动”组合当中约占99.14%。例如：

爱戴 爱好 爱恋 爱慕 安置 安厝 安排 安设 按捺 煎熬 遨游 跋涉 拔擢
把捉 罢免 罢黜 摆动 摆设 败谢 颁布 搬迁 搬运 办理 拌和 帮助 绑扎

1.3.1.2 组合当中的两个“动”词素之间结合得不如上面例词那样紧密,词素与词素之间可插入“和”或“并”(参看《词典》释义)。例如:

访谈:访问并交谈。 俘获:俘虏并缴获。

编导:编剧并导演。 编演:创作和演出。

1.3.1.3 组合当中的两个“动”词素的意义相反或相对,这类词在“动+动”组合中只占0.86%。

例如:

褒贬 沉浮 出没 出入 出纳 存亡 浮沉 俯仰

1.3.2 名+名

“名+名”组合形式的并列格动词有10个,约占并列格动词总数的1.2%。组合当中的两个“名”词素本义所指称的事物经常连用或并举,并列成词使用过程中转而表示支配物象的动作。它们大部分为文言词语,现代汉语使用的是它们的比喻义。例如:

鞭:鞭子。策:古代赶马用的棍子。鞭策:用鞭和策赶马,比喻督促。

步:六尺为步。武:半步为武。步武:跟着别人的脚步走,比喻效法。

砥:磨练。砺:质地较粗的磨刀石。砥砺:磨练。

保:珍贵的东西。重:重量;分量。保重:珍惜重视。

标:树木的末梢。榜:张贴出来的文告或名单。标榜:提出某种好听的名义,加以宣扬。

1.3.3 形+形

“形+形”组合形式的并列格动词只有5个,约占并列格动词总数的0.60%。组合当中的两个“形”词素本义是修饰某种物象的性状,当它们并列成词使用时转而表示使物象达到这种性状的动作,即古汉语中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残留现象。例如:

鄙:粗鄙。薄:轻微。鄙薄:轻视;看不起。

澄:(水)很清。清:(液体或气体)纯净。澄清:使混浊便为清明,比喻肃清混乱局面。

安:安定(“形”词素)。定:平静;安稳。安定:使安定。

昌:兴旺;兴盛。明:明亮。昌明:使昌明。

1.3.4 古代汉语的单音词,绝大部分在现代汉语中不再使用或不能独立使用,结果是单音节词扩充为双音节词,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是“把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合起来。”¹⁹⁾我们看到,并列格复合动词中,“动+动”组合形式是最能产的。“名+名”和“形+形”组合形式几乎没有能产性,词类动词只是古代汉语特殊用法在现代汉语中的遗留现象。

1.4 补充格

1.4.0 补充格复合动词共有140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3.56%。其词素组合有“动+动”“动+形”“动+介”三种方式。此种组合中的两个词素前一个词素表动作,后一个词素是对这个动作的补充说明。

1.4.1 动+动

“动+动”组合形式的补充格动词有88个,约占补充格动词总数的62.86%。

1.4.1.1 组合当中的前一个“动”词素表动作，后一个“动”词素也表动作，是前一个动作的结果。例如：

道破 拜倒 成活 处死 戳穿 打住 拆毁

1.4.1.2 组合当中的前一个“动”词素表动作，后一个“动”词素表动作进行的方向。例如：
出来 打下 出去 发起

1.4.1.3 组合当中的前一个“动”词素表动作，后一个“动”词素表动作的准趋向。例如：
丢掉 驳回 超过 撤离 出脱 斥退 放还 打开

1.4.1.4 组合当中的前一个“动”词素表动作，后一个“动”词素表动作达到或完成的程度或状态。例如：

断绝 参透 点穿 奠定

1.4.1.5 组合当中的前一个“动”词素表动作，后一个“动”词素的意义已经虚化，即部分或全部丧失了其动作词素义。例如：

当成 打动 懂得 博得 错过 忘却 除却

1.4.2 动+形

“动+形”组合形式的补充格动词有42个，约占补充格动词总数的30%。

1.4.2.1 组合当中的“动”词素表对某一物象施加的动作，“形”词素表动作完成后使此物象达到的性状或表动作完成的程度。例如：

摆平 爆满 标明 补足 冲淡 凑近 充实 放松 操切 变通 标定 分清 点明

1.4.3 动+介

“动+介”组合形式的补充格动词有10个，约占补充格动词总数的7.14%。这种组合形式的动词本身是不足的，“动”词素表动作，全词的后面往往要结合的是动作行为的受事、时间、处所。例如：

等于 处于 得以 齿及 触及 得到 达到 赋予 赐予 付与²⁰⁾

1.5 陈述格

1.5.0 陈述格复合动词共有26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0.66%。其词素组合有“名+动”“名+形”两种方式。

1.5.1 名+动

“名+动”组合形式的陈述格动词有18个，约占陈述格动词总数的69.23%。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进行某种动作的人或物，“动”词素表由这个人或物发出的动作。例如：

磁暴 杜撰 耳闻 腹泻 嫡传 发指 地震 兵变

1.5.2 名+形

“名+形”组合形式的陈述格动词有8个，约占陈述格动词总数的30.77%。组合当中的“名”词素表被说明的物象，“形”词素表说明此物象的性质或状态。例如：

齿冷 病危 鼎新 耳背 冬闲

“齿冷”(笑则张口,时间长了,牙齿就会感觉到冷)、“鼎新”(鼎换成新的)本义是表一种物象的性状,用于书面语当中为“耻笑”义和“革新”义,是本义的引申用法。

1.6 重叠格

1.6.0 张登岐(1997)认为:“词的重叠形式有构词的构形的两种。动词没有重叠的构词形式。重叠作为构词形式在汉语中主要用于构成形容词、副词和名词等”,所举例子如:

形容词:匆匆 缓缓 重重 沉沉 慢慢 滚滚

副词:明明 活活 暗暗 渐渐 仅仅 悄悄

名词:爷爷 叔叔 妹妹 星星 岩岩 娟娟²¹⁾

1.6.1 笔者认为,像“叨叨、吵吵、懂懂”这类词是单纯动词,而像统计中的“拜拜、抽抽儿、拂拂”这类动词是由可独立成词的“动”词素重叠而成,其方式是构词形式而不是构形形式。重叠格动词只有3个(已举例),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0.10%。

2 派生词

张登岐(1997)指出,“能构成附加式动词的词缀很少,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专属动词的。《实用汉语用法词典》里构成动词的后缀主要有4个”,所举例子是:

化:进化 老化 绿化 美化

得:懂得 记得 觉得 值得

于:濒于 等于 属于 忠于

以:加以 可以 致以 足以²²⁾

我们认为能够作为派生动词词缀的只有“化”一个后缀,像“懂得、等于、可以”这类动词应归入复合动词“补充格”当中,可称之为“动介复合词”。²³⁾后缀是“化”的动词有14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0.33%。例如:

“名”词素+化:醇化 磁化 毒化 风化 儿化 钙化

“动”词素+化:催化 分化 腐化 点化

“形”词素+化:白化 丑化 恶化 淡化

3 特殊格式

3.1 递续格

3.1.0 统计当中有些“动+动”组合形式的复合动词其词素排列顺序虽无法归入常式,但却有自己的规律特征,应单独列出来加以分析。这类词有127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3.32%。参考周荐(1991)²⁴⁾,此类词词素与词素的组合形式有“动1[而后]动2”“[甲]动1[乙]动2”“[甲]动1[乙],[使乙]动2”“[甲]动1[乙]动2[甲]”;再加上笔者从“动1

[而后]动2”中分出的“[因/由]动1[而]动2”，一共有五种方式。“动1、动2”表前后两个“动”词素。

3.1.1 [因/由]动1[而]动2

“[因/由]动1[而]动2”组合形式的递进格动词有12个，约占递进格动词总数的94.5%。前一个“动”词素表原因，后一个“动”词素表结果，两个动作为因果关系。例如：

懊丧：[因]事情不如意[而]情绪低落，精神不振。

哀怨：[因]委屈[而]悲伤怨恨。

败落：[因]盛[而]衰。

败退：[因]战败[而]退却。

3.1.2 动1[而后]动2

“动1[而后]动2”组合形式的递进格动词有74个，约占递进格动词总数的58.27%。前一个“动”词素表由主体发出的动作，后一个“动”词素表跟随着前一个动作发出的另一个动作，两个动作先后进行，仍由同一个主体完成。例如：

拔取：选择[而后]录用。

编遣：改编[而后]遣散编余人员。

标卖：标明价格，[而后]公开出卖。

捕食：(动物)捉住别的动物并且[而后]把它吃掉。

3.1.3 [甲]动1[乙]动2

“[甲]动1[乙]动2”组合形式的递进格动词有21个，约占递进格动词总数的16.54%。这类词有两种情况：

①后一个“动”词素表主体发出的主要动作，前一个“动”词素以另一个动作表主要动作目的或状态，两个动作为同一主体，即“[甲]动1[乙]，[甲]动2”。例如：

伴唱：[甲]配合[乙]，[甲]唱。

代劳：[甲]代替[乙]，[甲]办事。

帮补：[甲]帮助[乙]，[甲]补贴。

帮凑：[甲]帮助[乙]解决困难，[甲]凑集财物。

②前一个“动”词素和后一个“动”词素都表动作，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但两个动作分别由两个隐含的主体发出，后一个动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前一个动作的客体，即“[甲]动1[乙]，[乙]动2”。例如：

保释：[甲]取保[乙]，[乙]获释。

传习：[甲]传授(给)[乙]，[乙]学习知识、技艺等。

催办：[甲]催促[乙]，[乙]办理(某事)。

导航：[甲]导引[乙]，[乙]航行。

3.1.4 [甲]动1[乙，使/让乙]动2

“[甲]动1[乙,使/让乙]动2”组合形式的递续格动词有11个,约占递续格动词总数的8.66%。两个[动]词素表两个动作,前一个支配后一个隐含的主体,并且是此主体发出的动作。

两个动作分别有两个隐含的主体发出。例如:

呈阅:[甲]送(给)[乙,让乙]批评改正。

呈正:[甲]送(给)[乙,让乙]批评改正。

承欢:[甲]迎合[乙,使乙]欢心。

惩戒:[甲]处罚[乙,使乙]警戒。

3.1.5 [甲]动1[乙]动2[甲]

“[甲]动1[乙]动2[甲]”组合形式的递续格动词有10个,约占递续格动词总数的7.87%。两个“动”词素表两个动作,前一个动作支配某客体,后一个动作以前一个动作的客体为主体,再以前一个动作的主体为客体,主体或客体都隐含不露。例如:

备查:[甲]准备[乙]检查[甲]。

报批:[甲]报(给)[乙]批准[甲]。

传见:[甲]传[乙]见[甲]。

出典:[甲]出(给)[乙]使用[甲](的房屋、土地)。

3.2 其他类

统计当中有这样一些词无法归入某种构词方式当中,我们称之为其他类的动词,这样的动词有40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1.02%。这类动词,其词素排列根本看不出可能同哪种构词方式接近或相关,或者一些动词的词素义和全词的意义有相矛盾之处。²⁵⁾例如:

俄延:延迟(俄:时间很短)。

赋闲:晋朝潘岳辞官家居,作《闲居赋》,后因称没有职业在家闲着为赋闲。

出挑:(青年人的体格、相貌、智能向美好方面)发育、变化、成长。

出首:检举、告发别人的犯罪行为。

这类词还有:

捣鬼 缝穷 耻笑 道乏 饿饭 盗汗 拔河 蝉联 吹牛 粪除 顶牛 吊毛 淡泊

4 结语部分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动+动”组合形式的词最多,有1778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45.23%;其次是“动+名”组合形式的词,有1154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29.36%;其他有“动”词素参与构词的动词有588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14.96%;没有“动”词素参与构词的动词只有38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0.97%。可见,汉语复合动词在结构上总是由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素参与构成的。

(2)我们统计的动词当中,支配格最多,而不是“联合式最多”。²⁶⁾那是因为古汉语的动词

性词根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它们所支配、关涉的事物对象又是极其广泛的，而且一旦它们与所支配、关涉的事物对象凝为一体，就会组合成词。

(3) 由于“(2)”的原因(即“动+名”组合形式的支配格动词最为能产。)遂产生一种类推化作用，即“动+名”是强势组合，导致“动+动”组合形式中后面的“动”词素、“动+形”组合形式中的“形”词素也名物化了。

(4) 动词的基本构词模式是支配、状中、并列这三种词格，这三种格式所构成的词，达 3253 个，约占统计动词总数的 83.76%。每一词类都有其基本的构词模式，例如名词的基本构词模式是定中格，形容词的基本构词模式是并列格。²⁷⁾ 这说明汉语词类与构词模式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当然，对应中也存在着交叉现象，如动词有并列格，名词也有并列格，而且还不少；动词大都有“动”词素参与构成，也有如“形+名”“名+名”“形+形”等无“动”词素参加的组合形式；复合名词也可由与物象无关的其他语素组成，如“感想、动静、傍晚”，形容词和副词的构成也并非要有相应义类的语素参与。这说明了词类和词构关系的复杂性。这也并不足为怪，在句法上，短语的结构模式与短语的性质也存在着不相属对的情形。²⁸⁾

注

- 1) 参见胡裕树、范晓(1996)“前言”部分第1页。
- 2) 参见胡裕树、范晓(1996)。
- 3) 参见周荐(1991)第20页。
- 4) 这类动词在笔者的统计中只有6个，它们是“憧憬、蹉跎、叨叨、憧憧、蹉跎、咄嗟”。
- 5) 对《词典》作抽样性统计分析和将《词典》收词作穷尽式统计分析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一部词典都不可能将人们所用或所用过的单位尽收，而总会在共时、历时的词语收录上存在着相当的疏漏。
- 6) 参见邢公畹(1994)第175页。
- 7) 参见郭锐1999《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 8) 参见李行健1982《关于“养病、打抱不平”等词语的结构》，《语文研究》第2期。
- 9) 11) 24) 参见周荐1991《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
- 10) 15) 参见王洪君1998《从与自由短语的类比看“打拳”、“养伤”的内部结构》，《语文研究》第4期。
- 12) 参见马庆株1987《名词性宾语的类别》，《汉语学习》第5期。
- 13) 参见胡裕树、范晓1994《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中国语文》第2期。这篇文章指出：“如果从不同平面来分析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性词语，我们以为可将‘名物化’和‘名词化’这两个术语给予适当的分工，‘名物化’是专指动词形容词的‘述谓’义在语义平面转化为‘名物’(或‘事物’)义，‘名词化’则是专指动词形容词在句法平面转化成名词的现象。‘名物化’和‘名词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把它们分开来，就能比较容易分析主宾语位置上动词形容词在不同平面的性质，有助于解决动词形容词性词语跟名词性词语的划界。”
- 14) 参见刘叔新1990《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国语文》第4期。
- 16) 我们这样比较，只是为了验证两种结构类型的异同，并不表明我们把词构类同于结构短语。因为，词法结构不可能模拟所有的句法结构模式，句法结构也未能涵盖全部词法结构模式。参见同27)。
- 17) 近年已有词类用法，如：“登陆火星、抢滩市场、亮相银幕、备战八运会”。但学界不少人并不认为它们是合法的形式，参见邢公畹1997《一种似乎要流行开来的可疑句式——动宾式动词+宾语》，《语文建设》第4期。也有人认为它们是新兴的结构形式，参见华玉明1997《试探动宾动词加宾语流

- 行的根由》，《语文建设》第10期。
- 18) 参见沈怀兴 1998《汉语偏正式构词探微》，《中国语文》第3期。
- 19) 参见周有光(1961)第245页。
- 20) 除了“于”和“以”可以肯定是介词素之外，“及、到、与、予”根据《词典》的首项释义应被视为“动”词素。但是像“触及、达到、赐予、得到、付与”这些词本身是不足的，往往要跟名词性成分结合，组合成“动+介+名”结构，如“触及要害、达到顶峰、赐予爵位、得到荣誉、付与使命”，所以我们姑且把这几个动词归入“动+介”格式中。关于“动介式”的问题，语法学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参见胡裕树、范晓(1996)第243页。
- 21) 22) 26) 参见张登岐 1997《汉语合成动词的结构特点》，《中国语文》第5期。
- 23) 参见蒋同林 1982《试论动介复合词》，《安徽师大学报》第1期。
- 25) 参见刘叔新 1985《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与类别》，《中国语文》第3期。
- 27) 参见戴昭铭 1988《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语文研究》第4期。
- 28) 参见邢公畹(1994)。

参考文献

- 冯胜利 1997《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明扬 1996《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胡裕树、范晓 1996《动词研究综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吕叔湘 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李行健 1981《从“救火”谈释词》，《辞书研究》第4期。
- 陆志韦等 1964《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科学出版社。
- 马庆株 1992《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5《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语法研究和探索(七)》。
- 1998《汉语词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意] 马西尼 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王希杰、华玉明 1991《论双音节动词的重叠性及其语用制约性》，《中国语文》，第6期。
- 邢公畹等 1994《现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 姚振武 1996《汉语谓词性成分名词化的原因及其规律》，《中国语文》第1期。
- 张寿康 1981《构词法和构形法》，湖北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 周荐 1991《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
- 周有光 1961《文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北京。
- 1983《自指和转指》，《方言》第1期。